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ALUMNI DAY
NOVEMBER 16, 1991
PROGRAM BOOK

九一年回顧與感想 袁慶祥

今年的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回顧過去的一年當中，三藩市同學會的大小事情也較去年多了一些。除了春節聯歡會，夏季家庭派對和同學日餐舞會之外，今年多了獎學金，公益金的工作。因為是第一年，所以由章程至獎狀等事都需要從頭做起。很多謝區錫機學長擔任了這個委員會的主委和提供籌辦獎學基金的經驗。周榮超和黃如珍兩位學長做了章程與獎狀的電腦工作。委員們抽出了時間來開會和給了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多謝多謝。第一屆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和獎狀將在今年的同學日慶會中頒發。今年的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公益金至今為止已分別捐款給華埠女青年會的暑期青年活動和三藩市安老自助處。相信這兩項工作以後會進行得更加順利。也使同學會除了聯誼之外多了一種共同和有意義的工作目標。

今年來訪問三藩市同學會的校友亦多了。一月十五日，香港同學會會長梁美麟公幹經三藩市。理事和職員們在新華埠滿庭芳歡迎他。梁會長報告了香港母校和同學會的近況。七月十六日至廿日，香港母校「弘社學術獎勵計劃」三位得獎同學：鄭國成（中六），劉德勤（中五），李明心（中四）和領隊崔日輝老師來三藩市觀光考察。很多謝理事們抽出了寶貴的時間來參加歡迎餐會和提供領遊工作。特別感謝黃英傑學長接機，李伯豪學長領遊史旦福大學，梁立智副會長領遊卜其利加省大學與送機和劉麗如副會長安排餐會。八月八日，澳門同學會旅行團來三藩市訪問。當時適逢小弟去了紐約參加善社離校卅周年慶會。故有煩劉麗如，梁立智兩位副會長，鄭國輝前會長和李伯豪學長帶領他們一行四十人訪問了三藩市市立大學和安排了歡迎康頤揚校長及陳滌非會長列位的餐會于華埠嶺南小館。九月三日，廣州同學會副會長趙汝謙到訪，由於時間迫促，又逢勞工節假期，無法聯絡理事職員們。故由小弟於華埠新香港設宴歡迎。趙學長報告了廣州母校和當地同學會近況。

三藩市同學通訊，今年與去年一樣，共出了三期。每期郵寄近八百份。大部份的中文打字工作是由李威漢學長負責的。小弟再次代表同學會向李學長致謝。也希望以後有其他的同學來分擔這一份工作。由第十五期開始（今年的第二次通訊，五月寄出），我和一班職員們在周榮超的公司做郵寄工作，一齊做事，有講有笑，工作做好後便齊往晚膳，十分開心。也使我們體會到以前由陳啓潛老師夫婦來做這份工作的偉大。再一次多謝你，陳老師。陳巨光學長的公司歷年來代我們印這一份通訊，價廉物美之外，更每次親身送到，精神可嘉之極。周榮超學長多年來做同學地址電腦登記與更改工作，每次更提供 MAILING STICKERS 作郵寄之用，感謝之極。不過，相信所有職員都會同意的是：這一份通訊是三藩市同學會聯絡同學的最重要工具。觀乎同學的回應，來稿及捐贈通訊費用的成績，可見我們的勞力沒有白費。

今年的「同學日特刊」較去年的內容更充實了。很多謝劉麗如副會長付出了最多的努力和精神來編印這本刊物。也感謝所有投稿和資助的學長們。致於中文電腦工作，除了李威漢學長之外，得到香港陳志成學長的幫助甚大。多謝「特刊」委員會的學長們。A JOB WELL DONE！

在這過去的幾年當中，通過同學會活動，會務等等，使我有機會與善社以外的同學們建立了友誼。我發覺很多級社，他們社友之間的感情都非常好，也經常有大小聚會。小則三五人作咖啡下午茶，大則舉行大食會，以至離校十年，廿年，銀禧60年正社和61年善社……等社都是如此。但是，據我認識的其他的學校校友中，卻極少有這種友情關係的，於是，我想這大概也是培正的傳統吧！這三兩年中，世界局勢轉變加速，香港受到九七風雲暗影籠罩，中國八九年學運餘波未平，使我聯想到，培正校友這種友情在將來新一代的同學之間會否由於政治、人事和制度方面的改變而改變呢？

前年，香港母校「弘社學術獎勵計劃」的四位得獎同學曾由葉賜添老師（73年勤社同學，現任三位助理副校長之一）帶領來三藩市觀光考察。我可以察覺得到他們與今年來訪的同學和老師一樣，同學之間懷有一份非常好的友情和對老師的一份尊敬。八月初，我曾到 SAN BRUNO 91年勇社葉浩林同學家接載他的社友陸效民，何鈺欣往 WATSONVILLE 的一間私立中學開課和入宿舍。在那裡又認識了葉同學的表姐柯素嫻，原來她是83年凱社的同學。傾談之下，發覺柯同學的父親（現居於澳洲）也是50年代香港培正校友，卻不清楚年級和社名。而葉同學的父親（現居於香港）又是68年仁社同學。因為陸效民的父親陸志中學長（59年光社）與我認識之故，因而得以認識這班80-90年代的同學。這一連串的同學和母校的關係使我懷念起朱達三老師，因為他曾對我講過這種培正學生與母校關係的故事。見到葉浩林幫忙搬行李（亦可能因為他的體格最強健吧），陸效民帶何鈺欣 CHECK IN 入宿舍，去找註冊處等等（陸同學是第二年在此間中學上課，何同學剛從多倫多的一間中學轉來）。使我想起1962年夏，我與社友梅嶺俊在三藩市總統碼頭接同學船（我當時在唐人街餐館做暑期工）和61-63年間在埠仔 SALINAS 與社友何孔賢，余定一及正社同學區錫機，胡開端，戴啓基，李國富等一齊“同甘共苦”的情景。不覺已是卅年前的事了。我深信這一種友情是不會改變的，因為老師們與同學會是繼續地在傳播這種友情意識給在校及離校外升學的同學們，有了友情，除了可以互助之外，辦甚麼事也容易得多了。人與人之間如此，推而廣之，國度之間的關係亦不過如是吧。我見到母校培養出來新一代的同學們，品學優良之外，那種互助和博愛的精神，最為令我感動。將來的香港便是中國了。培正的精英也便是中國的精英。我對母校新一代的同學們充滿了信心與希望。他們也是中國的新一代，中國的新希望了。

今年暑假期間，偶然看到旅行社之廣告，大賣印尼峇里島風光明媚，美女如雲，於是見獵心喜。徵得大人同意，除大兄遠成外，舉家作印尼之遊。出發前數日，已經難於入寐，心中總是想着在峇里島上，漫步沙灘，沐浴和煦陽光之中，清風送爽，花香鳥語，春色遍地，異國佳麗各顯今年流行之一點式泳裝，如許假期，一生能有幾次？電視中印尼航空廣告更加誘人，座位舒適不在話下，美食琳琅滿目，空姐個個楚楚可人，笑臉生輝，對乘客服務殷勤，無微不至。回眸一笑之際，正是我見猶憐，何況老奴。心中直在盤算如何學識幾句重要場合之印尼語，如何向大人解釋半途離開大隊遺失路而不能準時返回酒店，想到開心處，口中不期而吟起那首熟悉的詞：「你可曾聽說有個峇里島，就在那印度尼西亞，它島上風光美麗如圖畫，誰都會深深愛上它……」。

到了出發之日，全家人一早起床，收拾行裝，當然少不了攝影器材，游泳用品等等。自己則多帶銀兩，以備有特別用途。辦妥一切出境手續，一行人跟着領隊上了飛機，安頓下來。環目四顧，心中不禁嘖嘖：「噢！唔通上錯位飛機？若然顧名思義的話，此航空公司應改為婆羅航空才對。」婆羅者，阿婆羅列之謂也。多口問問領隊：「此乃印尼航空乎？」答曰：「睇你都唔似係唔識英文，點解會咁問際！」以食得多會淨，講得多就無謂，遂歛不作聲。繼而發覺不止是「婆羅」航空，簡直是四大皆空，四大皆空者，乃食水空，廁紙空，安全帶空，餐後仍覺肚空。唯有餐頭大睡一直瞓到那加直為止。抵加直後甫一下機，領隊即躍影全無。團友以小弟身材肥碩，有唔打得都睇得之勇態，公舉為龍頭。當仁不讓，於是身先士卒，一馬當先，帶領大隊人馬直去海關檢查站。這邊扁才一遞過護照，那位官員頭也不抬，立即打開首頁，跟着手指指，大手一指，一輪印尼文彈過嚟，肥陳雖然幾乎行勻全世界，卻從未有到過印尼尼西亞，對印尼文一竅不通，只好眼睜睜，那位大官見毫無反應，抬頭一看，見肥陳眼光好似似飲了豬肉湯咁啱啱，於是就大說不差，英非英之番文。我又係唔識，他又用手指住本護照啲味啲啲。我看他指住那一頁是空白的，以為他問為什麼沒有入境證。於是握手撐頭兼一面說：「BRITISH, NO, NO」，他見如此情形，又跟我握手撐頭一面說：「BRITISH, YES, YES」。搵搵一番之後，見我仍是瞠眉突眼，動靜全無，又一輪阿婆差文，嗶啲啲，只聽見「問你問你及打嘞打嘞」之聲不絕。小弟才恍然大悟，哦！原來是要收買路錢。心中暗叫一聲慚愧，枉費行走江湖數十年，連咁簡單啲知識都有。正如現在香港流行之術語：「錢之嗎！NO PROBLEM」。於是拿拿聲聲張張龍蝦頭（美金一百元）給他。此時，領隊出現了，喝住話唔駛俾咁多嘍，每人兩蚊就都夠，三十人一共六十元。那位大官叫你都俾，一手將龍蝦頭搶走，跟住又搵吓手，搵吓頭。今次佢唔講我搵，即係話有得找咁解。

入得城來，已是晚上九時有。到了住宿之酒店，一入大堂，未見椰林景色，卻已椰油味陣陣。正是椰風襲遊人醉，已把團友當惹怒。假如這間是行程表上所述之五星級酒店，那麼香港之五星酒店應列為滿天星級才對。所有設備陳舊不堪，大堂煙雲密佈，丁香酒臭，中人欲嘔，有如置身煙格之內。晚膳於酒店附近之中園餐館，菜色還不錯，而且有華聯歌星演唱助興。歌聲美妙處，連甲由也牽出欣賞。飯後各人都回酒店休息。首日之行程過如此渡過。待愛人及孩子們入睡後，便往酒店咖啡室閒坐，希望有機會「加深」了解一下印尼午夜後之風土人情。坐下叫了一杯咖啡，味如王老吉涼茶。便叫侍應生取一些生蠔。一聲 YES 之後就去如黃鶯，苦候了半小時仍不見人，肥陳以為叫得啲少，於是行去櫃面處再叫多一家三文治。印尼部長一聽見，即問我是否酒店之住客，如是的話請回房用 ROOM SERVICE，因為那樣會省卻他不少麻煩。認真吹脹。

印尼人懶到出油，做事你推我讓，唯收錢則快過打針，效率奇佳。晚上十一時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回港，凌晨二次即來拍門收錢。睡眼矇矓之際，遞過銀兩之後未有要回收條，翌日一早又收過。口講無憑，只好做多一次老親。當地人信奉回教者什眾，不食牛豬等肉，每餐之菜式皆以雞為主。於是炸雞，燒雞，雞難，咖哩雞，沙摩雞，食到各人做雞嘔吐聲，聞雞色變。自此一役，小弟得了畏雞之症。香港之雞有幸了。

行程第三日，到了峇里島。在巴士中港領隊宣佈兩件事，就是我們應住之酒店冷氣壞咗，要暫住次一級之酒店。其二就是因他印尼語有限，所以由一土生華僑代替。此君能通中，英，印，泰等語言，直接勝任愉快。此君大姓「福」，唔知「福」抑或我福，總之就係「福」（各位君如有不明此福字之意可直接來信詢問）。一開口就全部客話及福州話一爐共冶，衰過印尼仔多多聲。各團友鬼臉咁嚟，寧願佢講英文。點知重大劑。他的英文發音有如食泥咁啱啱，有時只見其漆黑的橫榔牙露出，喉嚨啲啲聲，作鬼哭神號狀。細佬都算聰明，聽見其中夾雜 JAPAN 和 BALL 之音，知道一定是講及第二次大戰時，日本人侵佔印尼之情形，於是權充翻譯，將自己所識之二次大戰歷史講晒出嚟。正式講自由講，但有我講，我有我講。待他講完後，眾人無不熱烈鼓掌，都唔知係讚個個「福」講得好抑或我呢個阿福翻譯得好。激氣之餘，心中早已祝祝福「福」啲佢千過矣。

夕窗日落漸黃昏，長途跋涉來銀紋。以上兩句恰好為我們在峇里島所住酒店之寫照。各團友以身在異域，無謂多生事端，皆忍氣吞聲。猶幸酒店所處之地，風景幽美。黃昏時分，極目遠眺，師帆點點，落日餘暉，攜手漫步光芒萬丈。有如銀蛇閃爍。沙灘上金光燦爛，晚風輕送，椰林隨風飄盪，搖曳生姿。斯時也，與愛人攜手漫步其中，耳中傳來歌聲陣陣，間中夾着女兒們的嬉笑聲。此情此境，直是天上人間。數日來之悶氣一掃而空。再踏步前行，但見樹影婆娑下，儂影雙雙。忽地眼前一亮，看見遠處一對擁抱中間之情侶，竟然以無卡裝上陣，再看清楚之下，不！原來大埠之風吹至峇里島。

在島上遊了數日，不！不！紅花綠葉，美女如「蒙」，所謂名勝古蹟，亦只是爛石數堆。苦了雙足。不堪一提。好不容易撿到回程。在旅遊巴上，一位團友唱起那首小調，可能炸雞吃得多之故，聲音沙啞。歌詞聽來像是：「你可曾傻到要去峇里島，兜在那印度尼西亞，那島上風光美麗如笑話，誰都會……」。肥陳續唱：「難多過蝦，美女像阿嬤，沙遮着花……。你可曾惜到會去巴里島，起乜那印度尼西亞」。

袁慶祥帶頭，威記押尾，南離酒店，威記已墮後不知所踪。接着袁氏行錯出口，誤到海邊一小鎮名 CAPITOLA。袁氏本意，將錯就錯，預備繞城一週而離。可是從行的許行以為目的地已達，見該地車水馬龍，前頭剛有一停車位，立即搶泊，正是聰明自有聰明誤。於是隨後的余光源及伍子英圍圍轉，菊花園，千辛萬苦來泊位。十多分鐘後，三車六伙人在海邊相會，袁慶祥已不知去向。各人尚不知小錯已成，在 CAPITOLA 行街食雪糕，得其所哉。及後一查地圖，才知誤中副車，於是再依圖而行，三車向原定地進發。

話分兩頭，袁慶祥如做問課就十分醒目。在 CAPITOLA 一個神龍擺尾便擺脫全部追跡者，單獨一車駛到遊船碼頭。威記早在恭候，原來威記因為墮後，所以免被帶入歧途，是全陪唯一照計劃而不迷路者。於是兩批同學分地兩處遊覽。及至袁，威駕車再離碼頭時 CAPITOLA 同學亦轉到，可惜許行又在途中不知如何失落。四車欣然重逢，一同駛向 SANTA CRUZ 的 MUNICIPAL PIER。

SANTA CRUZ 的公眾碼頭，風涼水冷，遙望海岸及 BROADWALK 遊樂場，景色怡人。時已午後一時許，在碼頭上看到 PARA SALING。同學亦開始腹如雷鳴，於是打道回城。有了前車之鑑，聲明潮州音樂，迷踏者請自行攝食。但食字當頭，各同學無一走失，連失落的許行亦神奇地出現，其他沒有遊車河的同学亦準時出席。各同學分而復合，在三文治上慶團圓。

星期六下午，自由活動。袁慶祥在酒店試新買的冰棒，陳德鴻到海灘享受大自然，高子敏參觀水族館，各適其適。五時許，何細靈一家專車來參加聚餐，在酒店小會後，同去商場的 PANDA INN 中國餐館。

晚餐訂在八時，小小的一個餐館，要特殊準備才能容納我們州人。一張 L 型的長桌佔了餐館三份一地方。食物倒不錯，包括有片皮鴨。但聲言「BUNS NOT INCLUDED」。鴨片鴨肉去了大半後，伙記送上薄餅。BUNS 與薄餅是兩回事也。

食物有多無少，剩餘飯菜達五六盒之多，奇怪是無人願意拿走。於是要抽獎處置。袁瀟預備三十條紙簽，轉傳一週後，竟有四簽遺留，其中三張是中獎的。何以同學會視中獎如中計，如是政治選舉，非要 FBI 調查不可。

仕飽馬騰，同學希望能再租用酒店大堂以便繼續胡天胡帝。可惜酒店人手不足，不能如願，仍擠於袁慶祥房內談天說地，上至世界大事，下至個人戀愛史，包括李樂基齊人之夢，三妻四妾，無所不談。最後節目埋單找數，並得王幫仔負責拿去沖晒全部照片，每家一份，多謝。

星期日散會，在早餐桌上訂下後會之期，十月將在陳德鴻家 POT LUCK。各人再從靜觀處領取「紀念品」，是包括各項剩餘物資如 PIZZA、飯菜、汽水及零食等。一餐珍重，各自開車。

慶祥，子英，威記與我四家人別前再在海邊一行，慶祥又在石船上垂釣，居然給他釣到別人失落在海上的魚絲及鉛墜，不至空手而回。

這次卅年聚會，到會者都認為值回票價。雖然沒有十年前 ASILOMA 的大規模，亦一樣開心愉快。很多謝慶祥，靜觀兩位，租酒店，訂飯館並安排節目，置備各項雜物，勞苦功高。我借筆桿子之權代表各人向他倆鄭重致謝。希望將來再接再勵。

競社廣州來鴻

汝松學兄：你好，多年分別，想念殊深。遙祝，身健力壯萬事勝意！日前接祥壁兄函轉三藩市14期培正同學會通訊，欣悉兄台榮任美西競社代表，足下德才學眾，深慶得人，將必有以大展雄才矣。可喜可賀！又據胡兄言及兄處將於今秋隆重聯合舉行競社鑽禧和兄弟社金禧鑽禧與多項慶祝活動，建設大陸競社全體社友名義致函兄台表示熱烈祝賀等語，徵弟代筆前來，藉以此舉用意深遠，值得駭賀。毋如此間人手缺乏，迫於時間關係，未容推卸，唯有不揣冒昧，勉難應命，失當之處，尚希鑒原指正。就事論事，回憶我們競社“人丁”一向單薄，歷年各班人數合計不足一百人，迨至高中畢業離校時僅及總人數三份一，是從來畢業生人數最少的一屆，雖然為此，但我們這座可愛的校園裡，早先育下了那株競社“幼苗”，天長地久，不覺她已茁壯成長了。前後曾結出過許許多多名花佳果，點綴其間，為美麗的園林更添光彩。幾十年來，我們眾多社友愈能自強不息，勤奮好學，刻苦鑽研，多獲成就，因而在社會各階層經常湧現過各類型的專家、學者，名流，鉅子。特別在昔年抗日戰爭年代為國立功獻勞的陸海空三軍高級將校們，我就出過五員驍將，不辱家門。此外還有蜚聲國際，夙負殊榮的農學專家，被譽為當代世界科技權威之佼佼者，現仍健在北京專職致力於科研工作。綜上敘述，不一而足。中國有句古話“禾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對我社來說，比喻還算恰當。然而，歲月催人，時不我與，今天我們各地社友均屬耄耋之年，健壽者大有其人。對母校欣逢鑽禧大慶，興趣極濃，屆期擬分地自行慶祝，定有一番熱鬧，高慶之餘，我們大陸全體社友謹以誠摯熱情願我們各自新一代的接班人本着紅藍精神努力前程，各展專長為國為家創業立功！好讓這株遠年古樹一競社一永遠屹立於世，繁茂昌盛。專此，再向你和各地校友致以最親切的問候。